

經部

楊氏易傳卷十三

宋 楊簡 撰

宋 楊簡 撰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離火自炎上兌澤自流下睽之象曰離為中女兌為

少女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女子有行各從其夫此亦睽之象也然卦象之中亦有小事吉之義兊說也離麗也明也和說而不忤乎物而又附麗乎明哲之人六五又有柔進而上行之象上行亦得其勢矣五又得中道又應乎九二之剛備此數者而止可以小事獲吉者以在睽之時故也以其質柔故也睽之吉其事甚小睽之時用其道甚大何也天髙地下睽矣其造化之事則同也男陽女隂睽矣而夫婦之至通

和而不睽也萬物不勝其睽異矣而其事則類也萬物雖多不出乎八卦之屬雖鳥獸草木昆蟲之微各從其類八卦又不出陰陽之二類陰陽又不出易道之一類曰同曰通曰類姑以曉天下之聵聵者昏昏不可遽盡告之盡告之將駭而不信聖言將不行於世而況筮者多逐逐滔滔之徒乎聖人亦非不盡心告之告之有序六爾類則通通則同同則一者非合而為一也未始不一也人心無體無體則無際無際

則天地在其中人物生其中鬼神行其中萬化萬變皆在其中然則何往而不一乎如人之耳目口鼻四肢雖不同而一人也根幹枝葉華實雖不同而一木也源流脈派洪瀲雖不同而一水也人唯意動而遷自昏自亂自紛紛而不昏者自不睹其爲與也終日應酬交錯如四時之錯行雖未嘗無喜怒哀樂如雷霆風雨露霜之變化也易傳曰變化云爲至言也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用者運用通達之稱乾之所以

用九者此也坤之所以用六者此也三百八十四爻之九六皆此用也此用不可以心而思也不可以力而為也不可以目而見也不可以耳而聞也故孔子告子夏曰哀樂相生是故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彖已言其同此又言其異言同可也言異亦可也故曰以同而異以同而異雖異實同也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異也道心之中固自有如此之異用而非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道心之中固自有如此之異用而非異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無思無慮是謂道心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由天命而行之自無不利人自起心妄見妄疑妄作

妄止而人心益昏天道益逺而人禍至夫人失其御故喪其馬逐則馬逸愈不可追勿逐自復九天之道然天下之喪馬而能不逐者寡矣得失累其心疑不逐則不復後悔無及故多逐聖人直告之曰悔亡言他日不至於有悔也喪馬勿逐當自復也人有乖睽之時遇惡人惟見之則免咎不見則有咎是又以美惡累其心疑其不可見而止故亦直告之曰悔亡見惡人无咎象曰以辟咎也言止於辟咎則可苟有利

心焉則不可孔子無利心故見季康子康子不恱孔子又見之而不失其聖茍以利心行之人人視已如見肺肝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初與四兩陽不應有喪馬之象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九二與六五應遇主也睽乖之時致曲以事者于巷也孔子因南子以見衛君无咎也未為失道也由道心行之無非道者乃天地之變化也茍動於意欲則

為人心為利心為失道矣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六三與上九正應欲往從之而九四阻其前故見輿曳其牛掣以牛駕車牛掣則輿曳而不得進矣不特為阻而已而九四之陽與初九皆陽既不相應而近比六三之陰陽欲得陰而六三正應乎上九不從乎四四陽剛居上且傷之矣四臨三上有天之象三見

傷不得上通于上九有鼻之象劓刑其鼻鼻者上通之物此其所以為睽也然邪不可以滅正睽極必通故曰無初有終象曰位不當者言六三所處之地不當既居乎剛暴之間宜其阻傷也曰遇剛者終遇上九之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四與初皆陽兩陽無相應之象故睽孤然初九陽明有元夫之象其睽也未相知也一日相知其心則交

乎矣雖居暌乖危厲之時亦无咎賢者之志所以寡合獨立非絶物也已志乎道無同志焉故也無同志則豈能以獨行令得元夫交孚則道可行於天下矣故曰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悔亡之義已見初九爻辭觀人心固有彼已之情俱無他意徒以固事起疑因疑生暌遂至失人失賢失天下之大利暌疑之情六五有焉二五本正應徒因

九二六三有相比之象故六五疑九二之失正而不往遂成乖睽故聖人之悔亡不必疑其有悔宗指九二膚噬脆六三象之九二中正噬六三而不從不正五若從九二何咎之有六五之君能用九二之賢則澤被天下民咸賴其慶矣君當求賢而後賢從之故六五當先往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上九睽疑之極不可告語本與六三正應相從以六三居二陽之閒陰陽有相得之象見豕首趨下疑其下比於九二又見豕負塗疑其上比於九四鬼無形安可載見其載鬼一車明其疑疑結以無爲有六三與上九本正應初疑故張弧欲射之而六三正應乎上其誠終著睽極亦通故後說弧而不射六三乃不與寇爲婚媾不與二四親比能守乎正上九若往從六三之正和而雨則吉陰陽和則雨至至則羣疑亡

矣明乎天下人事本自昭明本自無事徒以不明因迹起疑因疑積意遂至於此極百疑釋則本自無事

初無可言

䷦艮下坎上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此卦上坎下艮坎正北艮則東北之卦為蹇則坎艮

不蹇者其西南乎是故卦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大人有大德而在位之稱也平蹇之難其惟大人乎見大人則可以得位可以正邦矣故曰貞吉夫見險而止凡衆之所知也何能之有何知之有而彖曰能止知矣哉何也智者初無奇智鉤深而索微也不昏而已矣凡衆之心即聖智之心衆人因物有遷意動而昏動於利而昏動於害而昏愈動愈昏則雖有險而莫之見安其危而利其災而聖智則不然意未

皆動故事未嘗昏衆人於是有愚之名智者於是有智之名非智者之特明乃衆人之昏爾孔子因東南西北之象而發其義曰自春之始於東而中於西南窮於東北則西南有中之象東北有窮之象惟道為中失道則窮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則中作好作惡有意必固我則窮有意必固我則有所倚則有所偏非中無意必固我則無所倚則無所偏故名之曰中微起意焉即昏即不中則不能見險而止則蹇而愈蹇

則窮蹇之時用其詳釋已見於睽前諸卦六十四卦也坎睽蹇皆非善吉之卦凡衆於此往往碍於險難勤於憂思汨於事情安知為至大之道哉故聖人特明之使天下後世知如坎如睽如蹇之類無非大易之妙不可以為險難憂思事情也不特此凡曰時曰時義與其餘不言之卦皆一也皆大也皆易之妙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徳

山上有水蹇象甚明君子遇蹇難則反諸身懼已徳

之未善也懼巳德之有缺也懼巳德之猶有違而致此也未善也有闕也猶有違也則修焉不敢怨天也不敢尤人也卦辭及彖未發此義故於此發之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坎險在上故以遠險為善往則陷於險來則獲譽葢往者見利而往來者不動於利而來故譽往蹇來譽則宜待也

初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六二應乎九五之君見入乎蹇難之中雖蹇之又蹇終不退縮匪躬之故也爲君也茍徒爲其身而蹇蹇則没於利也安能免夫人之尤議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往則入坎險中來則反是九三居下卦之上二陰之所喜也陽陰有相得之象二陰順承于下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六四居二陽之間皆阻蹇不通故往則蹇來亦連禍

往來皆不可則當不動自貴也貴有安正不動揺之義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正居坎險大蹇之中朋來當蹇難輻湊而來其事衆多也象曰以中節者言蹇難雖多而九五得中道一以中節之節者制之節之正之治之也中者道之異名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則無所倚無所偏無所黨自然無所不通是之謂中雖居大蹇明至之中如

鑑照物應酬交錯靡不適宜自足以節制之矣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天下之事變無窮不可以一定論此卦在上初與三四皆言往蹇則上爻宜往言而此爻之辭來吉者何也天下之事變無窮不可以定論今內有九五中正之君則當來內從中正之君以成濟蹇之功而碩大也上六亦有應九三之象此則不然從九五之大人

耳故象特言從貴

坎下震上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解之時大矣哉

解者蹇之反蹇阻於險因險而動動而免乎險辭蹇難解矣聖人作易因筮設教因人情引之而歸諸道明則爲聖人幽則爲鬼神其道一也因人之蹇難思

以避難有東西南北之意因卦之象而發之蹇卦以東北而蹇則知反之者西南西南則免乎險而解矣故解利西南西南之卦為坤坤為衆故有得衆之象夫衆人易得也必得道焉乃得其衆心苟不得衆不利也因象發義啟人心於正天之道鬼神之道也既解矣既利矣既得衆矣則可以已矣不當復有所往來復其常則吉夫天下惟有此道而已矣由之則利反之則害有險則思所以濟險往而濟險道當如是

也及乎險難之解則已亡矣若又紛紛不已則是抴私意而為擾道不當如是也故復乎常則合乎中道故曰乃得中也中者道之異名今不復而又動是其意必有在有所在則偏倚乎意之所在若無適無莫者不然此易多吉中之吉也茍有故往夙則吉夙早也方解之初解功未成則往而解之則有功也已解則無俟乎復往也不當往而往恐不止於無功將反生禍天地之解則雷雨變作百果草木皆甲拆所謂

解之時如斯而已初無義之可求而賛之曰大矣哉何也頤象已言之矣三才内外何物非此大何事非此大何理非此大何時非此大有義可言亦此大無義可言亦此大學者惟知義理之為大則不惟不知義理易之言時義者非可以心思盡也不闚文王之詩乎不識不知是為帝則又不闚孔子之言乎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春秋冬夏何義之可

索風雨霜露何理之可言是道也天以此運地以此順雨雷以此作百果草木以此甲拆人以此言以此動以此視以此聽以此事父事君以此修身治國平天下故禹曰安汝止苟微動其意慮則失其止矣故孔子每每止絶學者之固每每止絶學者之我學者唯數動於意必固我故不省大矣哉之妙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其在天地則雷雨作而萬物皆和解其在君子則赦

人之過誤而宥罪之疑者小者可宥者不必言取象于以明三才一道也書曰刑故無小罪雖小苟故為之必刑無赦也苟如漢以來之大赦不問故不故一切赦之則凶暴得志良善無所安存於是本善良者亦勉而為奸暴覬以僥倖也此豈治安之道哉豈天地之道哉

六二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六與九四正應一陰一陽交際和應故其象為无

答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狐多疑非疑阻則非解矣今田獲三狐則一無所疑

無所疑則得黃中通理蓋謂意起則必有所倚則為

有所偏不可以言中一無所用其意則無所倚名曰

中土居中色黃故黃者中之象矢之為物直直亦道

之異名人之所以違道者以其不直也直心而往不

支不離無非道者人心即道故曰道心坤爻曰直方

大不習無不利不動乎意直心即道曰黄曰矢皆所以發揮此道而已貞正也貞亦道之異名正者無邪之謂人之得道變化皆妙懼其寖而入於無忌憚之中庸也故又曰貞曰中曰直曰正而得道之全者無所失矣故吉象曰得中道也此爻明學者之疑蔽至切至的而學者能通其觧千無一萬無一以孔子大聖其啟迪學者不為不至三千之徒不為不多賢唯顔子唯月至日至之徒為不疑為自信爾自子夏子

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惟曾子不可其言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豈口語心思之所及哉曾子雖如此言羣子安知其觧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是惟孔子無疑羣弟子皆疑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蹇難未觧之時則小人道長今既觧矣小人道消而

猶乘君子之器則盜斯奪之矣邦有道而猶居君子之位禍將至矣小人雖勉勉於貞正僅可免禍亦吝吝小疵有歉歉可羞之意孔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悔微而在下初六之象九四之所解者初六而已惟其朋類至則始孚應而有所解未能無所不解其解也狹以其不當位也人臣之分不可博大人臣之有大功者皆君之命不敢自為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得位無所不解與乎九四之解悔矣君子之解有孚驗于小人小人退則為有解小人不退則亦安

能無不觧乎信也有孚可信驗之謂也夫惟正為能觧惟公為能觧有道者為能觧小人反是為不正為私小人不退則安能無所不觧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觧悖也

隼者貪財之物小人似之觧之時至於上六極矣無所不觧矣而貪殘之小人猶據高位而不退悖之甚者也矧公尊爵得時得勢以大公而去甚悖之小人

何不利之有象曰以解悖者明有悖當解而解之未嘗置毫髮私意於其間也置已意焉即私即非公孔子他日又從而推廣其義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上六解之極小人皆退而貪殘小人猶據高位不退聽而去又爲公此雖有其時苟無德器則亦不能有爲且括矣語成器而後可動器未成猶未可動而況於非器

乎此器以忠信為質發於禮則生文立於義則成方其中常安常止故禹曰安汝止苟起毫髮意必固我則蔽則敗孔子絕意必固我之四者有此器矣又當養成是故君子求諸已世固有志之君子有志於國有志於民雖得時得位其功業亦未為光明碩大者其器小而未大也大而未成猶有所虧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

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此卦之象損下之剛而益上之柔是為上九之盡損下而益上其道上行也夫民為邦本為民上者損上而益下則順今乃損下而益上雖其有不得已而取於民或粟米之征或布縷之征或力役之征必本之大公民咸孚信之元大也仁也道之果名也不特民信其公又行之也有道而獲大吉雖下民信之雖有

道雖大吉而或者猶得而譏咎之者亦未可以為貞正必也民信之又有道而大吉又或者無得而咎之而後可以有攸往而利也不得已取之於民則何以用之曷何也當極其儉約雖二簋亦可用享享禮之至大至重也而猶可以用二簋二簋儉之至也則其他可知矣苟取於民而輕用之則民心自此離畔矣此聖哲之所灼見而昏庸之主以為無害以為未必至是也國之大事在祀於祀而極其儉亦豈得已於

取民財而輕用之不可也於斯時極其儉爾非其常也故曰二簋應有時剛者未易損也損剛益柔亦有時爾於時不得已而損之則剛者無憾大抵損已則順損人則難故以損下益上之卦謂之損損上益下之卦謂之益不特取民財凡天下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患此弗損而益之者至於公謂冕而親迎為已重則不敢從之矣虎會為趙簡子荷戟而不推車亦以弗損者益之也是貞也亦不必執之而過也執

之而過則失道矣九二利貞益中以為志也中則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虎會荷戟而不推車正矣至於行歌則又過之不中矣九二下卦之中有中象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上有澤其山日損人有忿欲其德日損知忿欲之害已則知懲之窒之矣學者好讀書而不懲忿窒欲猶不讀也喜窮究義理而不懲忿窒欲不成義理也雖已得道而不懲忿窒欲是謂智及之仁不能守之

雖得之必失之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損之時方上損下光武之不用功臣之時之類是也

是故已事則當遄往遄速也臣功成身退況方損下

豈宜少留所以合上之志也然亦不必激而過之酌

事情而損之足矣大抵天下事不可加損毫髮損益

盈虛一惟其時徹置已意則乖酌損之言所以去其

已意去其激過使不失中使不失宜也初爻在下有

退而居下之象故曰遄往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人臣之損利於貞正損已而不正則為奸為邪征者
前進也前進而過之則失真矣故凶必無損於道者
用以益乎上則可以益矣昔者魯哀公問人道誰為
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何柔何剛何動何靜何實何
虛微起意焉則有所倚倚則偏則昏昏謂之疾損其
疾使遄速有喜則無咎疾不可久久則成疾將不可

治矣是故以速為貴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內卦本三陽於外卦之上此爻有此象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夫二人同行則無疑二則疑此人情之常凡事畧同正當此爻之象筮而得此筮爻必有此事

他日孔子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

也孔子欲明致一之道故引此爲證聖人循循善誘人茍能於此達致一之妙則知易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則知萬物一致三才一致一以貫之无所不一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偏於陽爲疾偏於陰爲疾六四之疾偏於陰也陰爲柔陽爲剛陰爲靜爲虛陽爲動爲實道心无體何陰何陽何之或損或益或盈或虛中變无窮與時偕而

已召予無敢置已意於其間也微致已意焉則失道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

上祐也

損卦之象其道上行損下卦益上卦上卦之獲大益

者其唯六五乎六五中正之君也天下唯有此中正

之道而已矣得之者吉失之者凶得之者人心歸之

失之者人心去之得之者天祐之鬼神祐之失之者

天災之鬼神禍之或者不一之辭益之者不一也人

心歸之也十朋之龜皆從而弗違天與鬼神祐之也
此非六五之所求也鬼神自祐之也使六五動乎意
則係乎意有所倚則偏矣非中正之道也中正有名
而无體故六五一无所為而自或益之十朋之龜自
弗違自元吉自上祐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禹
安止安止者寂然无所動也故龜筮協從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
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損之極過乎中故教之以弗損也又使益巳乃合中道夫既弗損又益之疑人心之不歸而有怨咎聖人正之曰无咎此乃所以爲貞正也有吉焉苟如此而往无不利也得人臣之心至於有國而无家夫能致臣心至於國爾忘家可謂得臣心之深矣而今也乃以弗損益之而得之者何也大抵人能損巳而益人巳得人心至於居極止之位而損巳之極則尤得人心今雖弗損巳而又益之乃合中道此爻之辭

皆所以抑其大過而有道之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
也心志中正始爲得也始爲大得也如不失乎本心
之大全也非世俗所謂得志也

楊氏易傳卷十三

楊氏易傳卷十四

宋　楊簡　撰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觀卦之象損上之陽以益下是謂損上益下損上益

下自然民説无疆矣是謂自上下下以貴而下賤以君而下賢自然其道大光矣卦象如此豈不利有攸往雖濟大險亦利也故曰利涉大川彖又推明利有攸往之道曰惟中正故有慶也彼行乎私意者惟豈已而已安能損上而益下自矜自大而已安能自上而下下損上益下自上下下非中正者不能惟中正故凡有攸往則利其言損上益下自上下下不過一二事爾孔子以中正言之則無所不通得中正之道

則不獨行於益下下下而已凡中而不倚正而不邪之事皆行之無所不利涉大川者非木不可茲言木道非有他說言乎濟險得其道云爾道即中正之道非有二道是道也在天曰天道在地曰地道在人曰人道言乎其不倚則曰中道言乎其無邪則曰正道言其自上下下則爲大光之道言乎涉大川則曰木道於此卦又言凡益之道未至於一貫之不足以爲道得其道則行失其道則敗動而巽不忤於物則曰

進无疆其益无窮此人之得其道故致益也天施焉地生焉其益无方廣大无際此天地之得其道故致益也動巽不忤動巽不忤而已不必復求其說復求其說則失動巽之道天施地生天施地生而已不必復索其義復索其義則失施生之道凡益之道不可勝言與時偕行隨事而應不可預料而不可有所倚不可入於邪則同是謂中正萬世不易之道人心即道故曰道心道心无體因物有遷遷則有所倚有所

倚則入於邪不動於意本無所倚本無邪偏何思何慮自至自中自神自明自無所不通人之所以動而巽者此也何思何慮天之所以施者此也何思何慮地之所以生者此也何思何慮唯無思故無所不明唯無為故無所不應凡易之道皆此道也皆大易之道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凡善即遷當如風雷之疾有過則改當如風雷之疾

如此則獲益人誰無好善之心往往多自謂已不能為而止人誰無改過之心往往多自以難改而止凡此二患皆始於意意本於我道心无彊何者為我清明在躬中虛無物何者為我雖有神用變化云為其實無體知我之本無體則聲色甘芳之美毀譽榮辱之變死生之大變如太虛中之雲氣亦如氷鑑中之萬象如四時之變化其本體無所加損何善之難遷何過之難改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

莫之能禦者以舜之胷中洞然一無所有故無所阻滯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此卦損上之一陽而益下則初九一爻為一卦得益之最矧六四在上而應之上下陰陽之情和故初九利用為大作益利之事然必元吉而後无咎元者道之異名以道致吉謂之元吉亦曰大吉元大也必元

吉而後无咎者下不宜厚事乎厚事猶大有為也非居下之道也惟上之人任而用之知而信之則可元吉不然則不可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此卦下卦獲上之益而六二居下卦之中得中正之道者必大得人心大得天地鬼神之心以天地神人同此一中正也宜其同歸焉已詳著於損六五之爻

而六二臣道也臣下而獲盛益慮其失正也又慮其

不能久是故永貞則吉者伊尹周公則永貞矣若王

者用此中正之道克享上帝之心則無所慮其吉

也無疑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亦猶損六五之或益

之自上祐也皆言乎本無求益之意而益自至也曰

自外來言乎非中心之所期自外而至也苟動乎意

即失乎道安能致大益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

凶事固有之也

初言下不厚二言永貞懼其獲上之益而戒之也初居下二得中猶諄諄恐其大過而失人臣之正也而況於六三之過中乎然既有所以致益惟用之於凶事施之於禍難之中則竭忠盡力雖不免過常亦无咎也雖則云然亦必在我者有忠信誠確之心人咸孚之又中行而無偏無黨告於上九之公用圭以通誠象曰益用凶事固有此道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諸卦惟二五言中餘爻皆不言中惟復之六四與益之六三六四言中聖人葢欲以此發明中道無所不在無所不通人心皆有之顧人不行耳此不曰行中而曰中行葢以明中道人心之所自有非在彼而我行之也舉此三爻言中則他卦他爻皆可以言中謂天下萬世人心有一之非中者是誣天下萬世也惟

中行故告公而公從六三告公以上九有公象至此爻則以何爲公象四初應而爲公則公不在下然則九五在上既覩比而陰陽有相得之象則九五爲公也事變之不可執一論率類此况五之爻亦非止言大君公亦一國之君亦有覇王之象言公則所包者廣屯之五小畜之五大臣之象遯之五嘉遯明夷之五爲箕子之明夷旅之五皆昭然非君象小過之五亦言公同人之五噬嗑之五賁之五復無妄之五大

過習坎咸恒大壯夬艮漸歸妹既濟之五皆泛言不明著君象公亦有公而不私之義使其不公則難於告矣利用為依遷國者六四體柔不能自有所為依公以遷國爾益卦本以九四下而為初九初六上而為六四有遷徙之象遷國所以益民也以益民之志告公故公從也益民之志非私也故公從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人君欲施益於民不必求諸物不必求諸外求諸已求諸心是矣何謂心人皆有心人心皆善皆正自神自明惟因物有遷遷則意動則昏昏則亂如雲翳日如塵積鑑其本善本正本神本明者未始磨滅也今誠能不因物而遷意不為動則正善神明之心乃治安之本根未有君心善正神明而民不被其惠者亦未有君心不正不善不明而民被其惠者苟惟以財惠民則財有限惠有限雖被小惠不免濫刑不免虐

政設被惠於今日必不及於他日夫惟國之庶政皆自君心出君心一正則庶政咸正而民不被其惠者乎其有不正則庶政即隨以亂姦邪得志善良無所告民被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是矣故君心者民惠之大本惟聖哲之主能用此以惠民苟非聖哲皆不能求諸此孚信也有能求諸心誠信而無偽則不必復問其如何必獲元吉必信其民之惠我德惠我德之惠也言民心被我德之惠斷可信也聖言所以諄諄

者恐人心多疑疑心必不能恵民故云云也若夫聖哲之君則深知巳心之本正深知民心亦皆本正惟無以感之有以感之於上則同然之機其應如響書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人主之本職也今民恵我德則順其性綏其猷人主之本職不曠矣聖哲之本志得矣故曰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孔子曰莫之與則傷之至矣則莫益之者言無有益之者當從益氏本曰偏辭也言乎人心皆疾之莫有益之者周偏之辭也謂衆人之辭也若從陸本作偏則義說迂曲非孔子之旨也立心勿恒凶明此爻心之不善宜即改易切勿恒久其象凶衆皆不與之莫之與則或擊之矣自外來言非所料而自至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然卜筮則

求諸神筮而得此爻庶乎畏明神而或改也彼立心之不仁不可以枚數或慢天或虐民或悖亂其天倫或窮兵或棄賢或棄政言之莫窮而或者因孔子他日有所感而言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遂止以此三事釋此一爻殊失孔子本旨夫

此三失甚微也尚不免於凶而况於他乎

䷪ 乾下兌上 夬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於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決也以五陽而決一陰以衆君子而決一小人也故曰剛決柔也下卦乾健上卦兌說雖則健而說雖決而和未嘗怒也未嘗私也怒則私矣覆截之間皆

吾之赤子彼昏而為小人良可念也小人不可居上天道也決而去之何私怒之有動於怒則我已為小人矣已當在所去之類安能去人是故健而說決而和卦出此象以教君子也揚于王庭以一小人勢將去而反居上乘五剛衆君子殊為抑逆輿情之所大不平也得時得勢得理故可揚于王庭也不然則不可也此雖當揚庭而決去而亦不可不相與誠心警戒以危厲也號警戒也故曰其危乃光也以得時得

勢之衆君子而去一已衰之小人亦何至於危也而事不可忍不可不戒能自危厲乃為君子之光也告自邑者謂特警號其已類爾邑者已之象其詳釋已見謙上六爻不利即戎言不可以兵戎也即戎則縱矣甚矣尚者縱甚而不謙下之謂也即戎得以為尚也乃以取窮也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孚號有厲告自邑則利有攸往則可以決小人也曰剛長乃終者言小人未盡去則當決則當往有所決

至小人已去而剛道已長則終止不可復有所往也如其為已甚窮治小人不已則反取禍矣故曰乃終終止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則夬決而下及萬物一柔已決羣剛成功君子則施禄及下以報其功君自以為已德而自居之則為忌嫉非君子之道也

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九位下德弱乃不自度奮然而欲行夬決之事是為壯於前趾趾在下而小之物往必不勝其任矣故為咎不勝其任而冒往故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惕懼警號雖莫夜不懈則雖有兵戎勿用憂恤何以知九二之能惕號莫夜以九二得中道而知之也既得中道必不縱逸必明明則必知所警慎聖賢之道中而已矣何所往而不通卦言孚號又言惕號易簒

其急於爻故爻辭尤不可廢

九三壯於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頄面之顴也壯於頄悻悻之怒見諸顴也用壯如此君子中之小人也淺者之決大率類此遵道而行何怒之有動於怒怒而見有凶言君子道長小人已衰之時雖未必至於凶而有凶之道焉君子雖夬夬大義不可易而斷不動於意故獨行遇雨陰陽和而後

雨雨有和之象其和亦未嘗作意和之而君子之道心自是健而說決而和故曰遇雨也若濡而實不濡彼徒見若濡之迹必有見愠者而君子之心忠信無私夬夬之義亦未嘗變人所深信故終无尤咎彼不知道者以為君子既夬夬安能與之和既和安能夬夬不知道心如天地寂然無思無為而有風雨有雷霆有霜雪變化無私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

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乃君子中之小人九剛四柔外雖剛而中實柔邪居羣剛之中不與俱決故爲在下之剛者所傷故臀無膚勢不得不與之俱而其行次且若能如羊以羣進相牽以往則可悔亡然雖聞是言往往不信何以知其不信以九四不知道其心與小人同故不可告語也位不當也者言九四所處之位亦已高矣況在乎衆君子之間不當如是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使其聰明則曉是非榮辱吉凶安得不信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君子之勢至於九五亦已盛矣一隂之勢已去特其體猶存爾柔脆如莧而又在陸陸人所行踐其莧之不可復存昭昭矣如必施夬夬之決益過之矣故聖人教之曰中行无咎中未光者謂夫莧陸夬夬之人雖勉而為中行非本性之大中未為光明也惟實得道者為光明他卦惟二五為中今乃未光以有莧陸

夬夬之象故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夬之去六柔已決去剛道已長然不可不敬戒苟忽焉不敬不戒不警號則亦終有凶雖未必凶遂至而既不警戒則放逸逸則既失道矣失道者終於凶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一陽之生曰復一陰之生曰姤姤者内非陰之本位故不言復惟取剛柔相遇之義曰柔遇剛者明柔爲主也一陰雖微而其勢則自内而長陽剛雖盛而有寖消之勢故此卦有女壯之象女之壯者不可取也其物雖和其後必乖壯則漸不可制故曰不可與長也女壯之足以敗國亡家往古可監也小人之柔邪諛媚猶女壯也其足以敗國亡家亦猶是也人不善之心寖而長其端甚微其流寖廣此則敗國亡家之

本尤不可不戒也爝火之微即可燎原涓涓之流或可滔天是故禹曰克艱臯陶兢兢業業皆此道也是卦非善也而聖人發揮之曰天地亦相遇也而品物咸章剛遇中正亦遇也而天下大行顧人未知大遇之之道爾男女之相遇天地之大義也人惟不明斯義故有女禍是卦二五皆剛而中正體之剛者既足以興事造業而又中正焉則豈不可以大亨於天下遇之爲言若出於二遇之爲義實出於一故曰天地

之道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人心自善自中自正
自剛健如玉自白自瑩自溫潤而非二玉也如金自黄
自剛自明而非二金也人惟因物以遷意動而昏如雲
翳日如塵積鑑故紛紛擾擾曰二曰三十百千萬斷斷
殊列一日覺之心本無體清明如日月變化如四時衆德
自備百年自有未始不善思慮不作一無所倚彊名曰
中本心如此自無邪僻彊名曰正是其清明無體之妙
非血氣也非物也有物有氣血則可得而屈息非物非

氣血則不可得而屈息因其不可得而屈不可得而息故彊名曰剛健此人之心也即天地之道也一也故天地可得而範圍萬物可得而曲成姤之時義大矣哉於人相遇之時男女相遇之時天地相遇之時萬物相遇之時有義焉人所不知也大矣哉即其所不知即大矣哉之妙也聖人於此惟曰大而止亦不得而贅其辭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聖人竭誠啟告盡於此矣學者於此

往往又謂於此當復有不容言之妙吁是又以意求之始之時義非意也即此學者之妄意即始之時義即六十四卦之義即天地之義往往人不知惟不知故妄故曰知則不知不知則知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后不親往四方也惟施命以誥之而四方咸周焉即風之無形而廣被萬物也愚者以為有二明者以為實一何止與風為一其與天地萬物未始不一也

初六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於金柅柔道牽也

柅王作柅子夏作鑈蒼頡篇柅作桐許氏說文曰呂氏字林曰檷系跌也字或作鉏女指反蓋絡系之器也陰為小人雖在下而有浸長之勢不可不制惟君子乃能制之金柅君子之象君子之制小人不以剛暴惟以陰道奉制之亦以初六在下尚微弱不必以剛制也君子之制小人亦非私意惟以貞正之道而

已矣苟不出於正而有詭術則既失道矣安能制之天下惟有道者能行能濟不於其微弱易制之時制之而有所往則見凶矣豕雖羸他日必蹢躅孚信也言可信可必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姤之時惟其所遇不必遠應陰者陽之所欲魚陰類魚亦人之所欲九二得初六而有之雖非正應惟在姤時以遇為主遇則覯焉故无咎在常時則為不正

難乎免咎今既包有之自然他人不得而復有之故曰不利賓此理義之自然勢之所必至也故曰義不及賓也得民心而有之民為文王武王所有則紂不得而有之矣得小國而有之鄭在晉則不在楚在楚則不在晉矣得賢才而有之齊有管夷吾則他國不得而有之士會入晉則秦不得而復有之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初六一陰爲衆陽所應九二既包而有之勢不及其他而九三乃有爭取之意故爲九二所傷臀无膚有所傷也其行次且意猶未已豈不危厲然无大咎者何也以其行未至於牽於初而不行也故有小咎无大咎苟復行則二終不已獲咎大矣楚雖欲鄭而晉既有之楚雖不樂而終於已矣楚所以无大咎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初本與四爲應今以四遠之故近爲九二所有則九

四包无魚本我所有而歸之他焉人心畔離矣故起
則凶謂動則凶民可近不可遠其義於是著凡易一
爻該義甚多此惟以遠民爲言者明其義之著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
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者美材也九二之象瓜者陰柔在下之物初六之
象九五中正在上不自用其章而用九二之賢以杞
葉包瓜以柔道制小人九五已盡中正之道而有隕

墜乃自天也非人之所為也非人之所致也人道已盡已無毫髮之愧而後可以言命也大王已盡中正之道而不免狄人之難天也文王已盡中正之道而有羑里之難天也大王文王何與焉故曰志不舍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剛而上窮有角之象失其所以與人姤遇者如角然剛固之過枯槁而不和洽吝道也狷者之疵為

吝然嚴勁剛介異乎輕肆放逸者矣故无咎象曰上窮者言其窮而小通也泄柳閉門而不納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是謂姤其角孔子見南子欲從佛肸公山之名變通之道也

楊氏易傳卷十四

楊氏易傳卷十五

宋 楊簡 撰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順以說剛中而應何以能聚也順說剛中而應者道

也具見於卦象坤順而無拂兌説而能和九五之剛足以有立中而無所倚人心咸應備此衆德故也此衆德皆非自外至也道心之所自有道心無蔽則無虧焉則自全有蔽焉則有虧則不全或盡失之其有不順則生於意之支支則逆其有不説則生於意之固固則不和其有不剛則生於意之懦懦則弱其有不中則生於意之有所倚倚則偏其有不應則生於意之猶有未善猶有意有我也不然則何以不應人

心即道故曰道心道心無體無我如日月如天地其變化如四時澹然不作則無蔽之者無窒之者洞然混然自順自說自無所惕而剛自無所倚而中人心自無所不應曰順曰說曰剛曰中曰應皆所以形容道心之言而非有二也假大也王大其廟之道故孝享也此萃聚之道也人心之所以乖離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也有廟父父子子之道也愛敬之心生而達之天下則無所不愛敬也不敢侮鰥寡不

敢遺小國之臣尊賢敬民皆由愛敬之心以生況以愛感愛以敬感敬上以孝慈之心動於上則下以孝慈之心應於下人皆有忠孝之心惟其無以感之感斯應應則忠孝達於天下忠孝一心也一道也萃聚之道也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惟大人為正人心之所同然者道也孝也忠也正也皆道之異名也御之以道則人心皆應皆聚御不以道則人心皆離皆散萃聚之時民物甚大則當用大牲隨時也故曰

順天命也盛大天之所命也不可以為已之為也既見大人既貞正既亨而利既萃盛大則有攸往當無不利亦天命之往也人則順之也觀其所聚聚必以正聚必以道天地之氣所以和而聚者此也萬物之所以生而聚者此也凡人心物情之所以萃聚皆此也咸卦言之矣恒亦言之矣通乎此則無所不通矣通天下一而已矣即他卦時義時用大矣哉之道也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道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之所以能瀦水而高上於地者以有坊也民之所以得安居焉而聚者不可無武備之防也除治戎器戒備不虞皆大易之大道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六柔而不堅弱而不固有初而無終有有孚不終之象有孚不終乃亂乃萃矣言亂其萃聚之道九四

正應不見相遇之象而初六孚信自不固似號而悲矣人一握為笑言號笑雜而為一也於是救之以勿𢥞即四之不應而遂往則无咎象曰其志亂也以號笑雜而知之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六二正得臣位故正言事君之道君子未嘗不欲仕也人必待上之求之而後可進不見引而遽進則言將不聽道不可行故必引之而後吉无咎不然則人

將議我之冐進矣禴者祭之薄誠則至也必俟上之見孚而後臣可以竭誠而達于上不然則未可易進也象曰中未變者中謂六二之中心也六二中正不遷於物不以進退窮達變其中心也中正則無已私無已私則安得而變故曰中未變也坤六五文在中也亦中内之中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萃如六三之本志嗟如以上六之不應故無攸利雖無攸利然往亦無怨咎有小吝吝者不足之詞象曰上巽者言上六柔巽雖不應而亦不至於相忤也人情事理有如此者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居近君之位而羣陰承之羣心萃之非所宜也必大吉而後无咎大吉難以備言已盡其道得君之心無失無害斯無咎矣所以必大吉而後無咎者以

九四所處之地難也不當者不安之意人心不歸君而歸臣故不安也伊尹周公之事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之萃民雖咸君之然有位而已雖人無怨咎而匪孚信之也元永貞則悔亡矣元者道之異名貞正也正而不永其正非元曰元是矣又曰永貞者慮人守正之不永故又以明之也象曰志未光也于已見

其德之不光大故徒有其位未得人心人心在四而不在五見之於卦象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位之上者宜以賢明居之今上六乃以隂柔而居上非其道也非其道故人心不應不聚六與三兩隂無相應之象然上六非傲亢者柔巽之極故有齎咨涕洟之象故無咎象曰未安上也言其不自安於上位也故齎咨涕洟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上坤下巽木從地中而升故有升象然而柔升於上柔非能升者得時故升爾其所以元亨者何由而致之也巽而不忤順而無逆剛而不偏屈中而無偏倚人心咸應合此五者是以大亨元大也道之見於升者有此五者之名名雖五而實一也道心無我中虛

無體自然於物無忤自然於理無違無我無體則安得而懾屈何思何慮則安有所偏倚無毫髮之私無一之不善則自然感應矣是以大亨大人者道之所在也是故用見大人見大人則亨矣勿庸憂卹也道之所在亨利隨之見大人則有慶澤之所及者廣也不見大人則道何由而行南者離明之方征往也就明則吉慮人妄有所依而非明哲實非大人故又曰南征則吉不然則亦未保其吉也所往就者果明則

志斯行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孔子曰據於德德得也實得於道也非言語之所及非思慮之所通故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夫道一而已矣豈有道德之異哉人心有昏之間故聖賢立言辨析其所以異自古昔以來崇道者紛紛而得道者千無一萬無一學者以思慮之所到為道以言語之所及為道則安能無所不通變化無窮哉據

之爲言非若有若無惚恍之間也實有而實可據也
惟其未嘗思而思也未嘗爲而爲也蒙以養正養此
也順是而養之自漸至於高大不可揠苗也揠苗者
是無妄之疾而施藥也愈益其疾戾惟蒙可以養之
蒙者文王之不識不知也孔子之無知也善養德者
莫善於此道雖洞明實有故習故習難於頓釋也順
而養之意態不作則本德自明自神自無不善自高
大矣本無高因人之卑陋而名其不卑陋者之爲高

本無大因人之小狹而名其不小狹者之為大曰順
曰積皆設為之辭自得自信者自知之彼未有德者
往往徇名失義徇名失實是謂章句儒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在下不可以遽升必待在上信之而後可升允者
信之至也故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是爻與初六允升之義亦同與萃二之辭又同何聖

人重復致意若此斯義臣下之所急人之躁於進者
多故聖人復發其象以不待上之見爭而冒進已說
者往往而是故象曰有喜也明夫九二之能待上之
見孚乃用禴殊爲難得可喜也知其不能待者多也
禴通誠於上也禴祭物薄而誠至待孚而用禴者易
之道也不待見孚而冒進者失易之道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凡卦之奇畫在前多有阻遏之象今九三之前盡耦

晝無所阻遏故有升虛邑之象又曰無所疑也凡升而一無所疑阻者謂之升虛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此文王之象也或謂周公作爻辭者於是知其指文王也文王之位幾於五矣三分天下其二已歸心矣而文王就順事之德六與四皆陰有柔順之象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六五之升貞正斯吉貞正之吉如升階然升階以禮而升也舜禹是也其有不幸而爲湯武之權豈聖人之本志哉大不得已也故湯使伊尹五就桀覲其或可轉也卒不可轉天命伐之不得已而奉天故聖人如舜禹之以禮而升而後爲大得志大得志者出民於塗炭之中以斯道而覺之此心天地之心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冥升者亦不知其所以然而升也貪進不已者冒昧

而升則大禍也何利之有所利者獨利於不息之貞冥升正道不息悠久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孔子旣曰發憤忘食可謂不息矣而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然則孔子之不息未嘗有知知則動於思慮動於思慮則息矣非進德也又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非思慮如斯而已矣如斯而已何思何慮心慮一作即有穿鑿即失忠信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冥升之貞也顏子三月不違者冥升之貞也其餘月至

者一月之寘升也日至者一日之寘升也自一日一月三月之外不能無違者意微動故也未精未熟故也熟則意不復作如孔子之皜皜矣象曰消不富者消則虛不富者不實也不實而虛者非意之也人心無體無體則何所有未始不虛也意動故不虛此虛明無體本無進退因故習積久故蒙養以漸消其習氣其間有惰者故以不惰者為不息非思亦非為有思有為皆息皆惰孔子止以顏子為好學餘月至日

至者亦不與罪其情也故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不息之貞仁也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此卦剛盡為柔所揜故為困坎險兌說雖在險中而不失其所說樂是困而不失其所亨惟君子則然蓋君子不以氣血為己以氣血為己則勞其筋骨饑其

體膚處其賤辱則已勞已餓已賤辱也安得說樂而亨乎惟君子不以氣血為已道心無體變化云為神用無方無明不息其樂何窮不以貴富而加不以賤貧而損宜其不以困而失其所亨也然而至於貞正則為大人乃吉無咎謂夫於困擠之中而能不失其貞正者又非君子之所能君子德未備道未全大人則道全德備睿知燭微如日月之代明神聖應變如四時錯行從容委蛇乎羊腸九曲之間而每發中的

故雖困而不失其正子路之死子羔之去可以為君子不可以為大人之貞孔子則不然雖見南子背蒲適衛欲從公山佛肸未嘗失正也子路剛矣而未中者不作於意一無所倚如大虛然虛則明明則不輔子以拒父矣剛中之德惟大人有之人皆有之昏而蔽之賢者昏明雜之惟純明為聖人聖人即大人子路子羔未能免天下後世之議故不謂無咎困之時安可有言有言必不信言而見信則不困矣故曰

尚口以正有言者之罪使君子知所忌而不敢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上兊下坎是水在澤之下澤中無水也澤而無水其困槁之象可見君子以爲困者命也天也安之不敢復有所爲惟自遂其志志非氣血非形體形體氣血可困也志孰得而困之哉故彖曰不失其所亨習坎曰維心亨此之謂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

幽不明也

株木九四之象木能庇下困之時九四不足以庇其初初六困而不能興故曰臀困于株木坎險之下耦畫虛闕有入于幽谷之象三歲無所見覿見也幽不明也此爻可謂甚矣而不言凶者何也困雖君子大人不能免而吉凶則在人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困于酒食困于禄也困則未見用於君故無禄也紱

蔽膝之物朱者南方文明之正色而合其君之象合

則為朱發則為赤九五中正陽明之君必求九二中

正陽明之臣朱紱方來言九五行且來于二九二利

用享祀竭誠以事之祀尊上謂之享祀祭其下曰祭

祀雖通稱而因享以致其别則明九五之祭祀為祭

下然不待朱紱之來而遽征往焉則將為小人所困

故凶其無咎者以二五君臣皆賢心相知故無咎尤

而衆亦信之惟隂邪小人則擠之也象曰中有慶者
謂九得中道而致慶使九二不賢則九五必不求之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象曰據
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宫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阻其前如石九二剛而在下如蒺藜故乘剛也
上下俱困及反而入于其宫又上六不應是不見其
妻故凶其所以不祥至此者何也自取之也六三不
中中者道之與名不中失道也失道致凶自取之也

君子所以自反求諸巳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之正應在初而九二在下堅剛阻之以九二初六比近陰陽有相得之象初爲二所有則九四不得而應而困矣故曰困于金車吝然四與初正應也九二雖金車終不能奪正故四終與初六爲應故曰有終來者志在於初也初下也徐徐困于金車也象惟

曰來徐徐志在下者舉其畧也九四雖未甚得位然有初六之相與不至甚困

九五劓刖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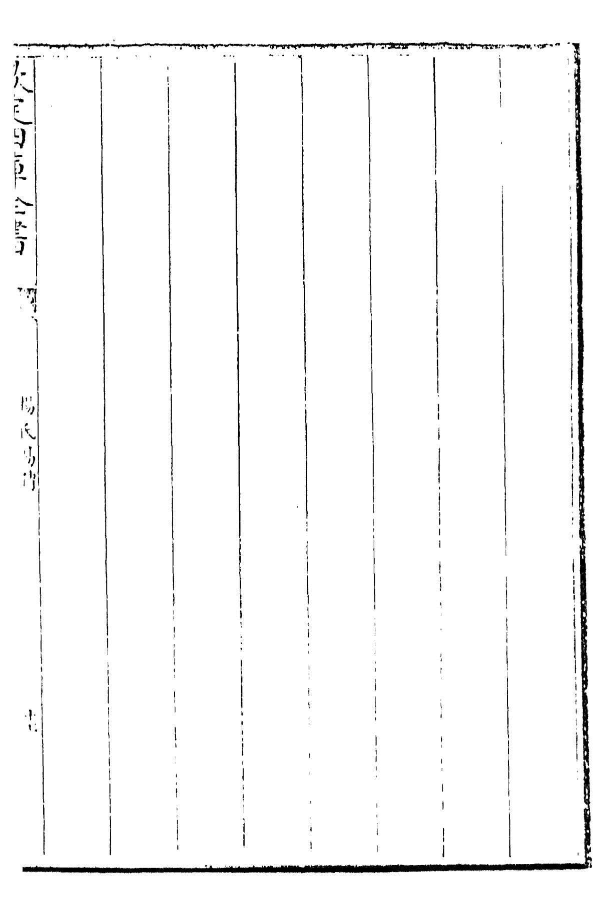
劓刑其鼻是上為陰所困也刖刑其足是乘剛而困于四也為君而遭困如此其志未為得也言必有失赤紱臣有為而色舒發九之象也朱色含赤色發紱者蔽膝之物有行之象謂九二不應故曰困于赤紱

然九五志求九二中正之臣其理中直中直者終得之故徐徐而有喜說既得九二中正之臣則當竭誠相與祭祀用誠也九二曰享享上也則知九五之祭祭下也上下相與以誠致福之道也夫二五皆中而二則徵困而全美五乃劓刖而又曰志未得者何也臣則義有所制不得自爲也君則一無所制一無所制罹困焉者是必有以致之也然九五居中又非無道之象故曰志未得也明其用心必有失又曰中直

而已不曰中正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前無阻宜往以脫困而柔懦疑滯不能決葛藟滋蔓柔弱盤旋實似之又乘剛故有臲卼不安之象聖人教之曰苟疑慮而曰動懼悔則果有悔矣若不復疑慮而遂征則吉征往也夫其疑慮將以求當也而於此疑慮之過則未當也吉行也者在乎行也



楊氏易傳卷十五